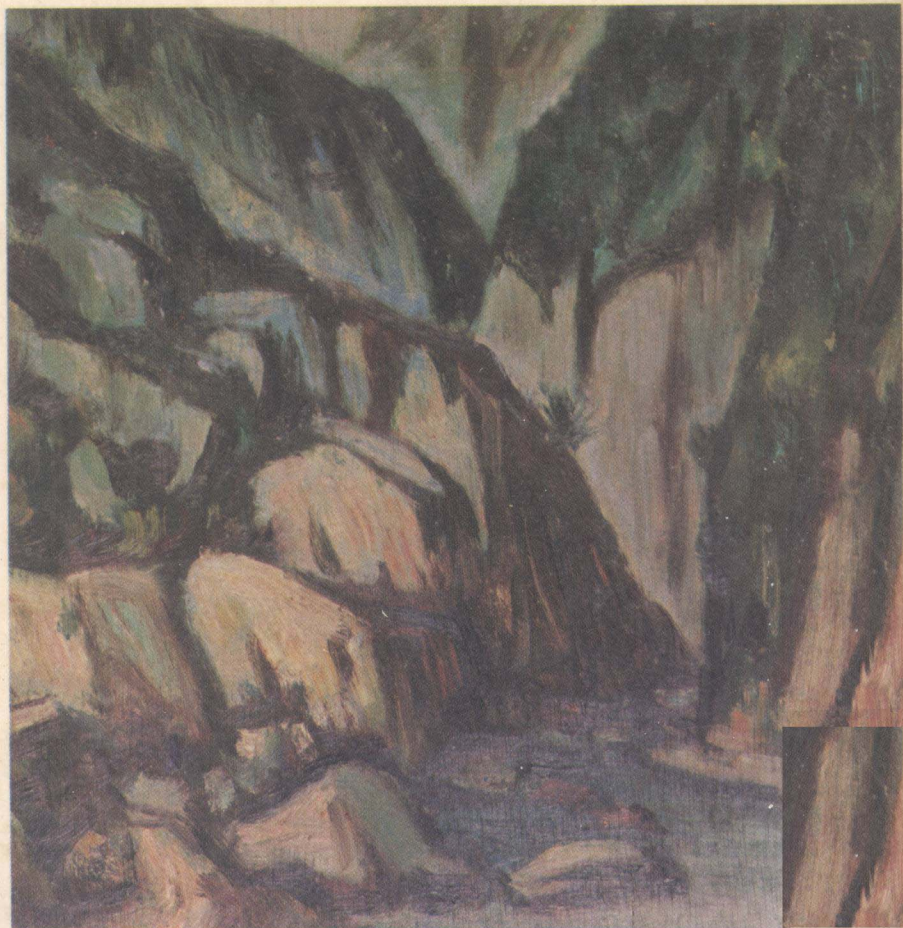


陳之藩 著

蔚藍的天



小尉藍的天

之著

蔚藍的天

遠景叢刊 68

門市部：
台北市成都路一號
中國書城

著者	陳	之	落
發行者	鄧	維	楨
督印人	沈	登	恩
出版者	遠景	出版	社
	台北郵局36-105號信箱		
	撥：1 0 2 2 2 1		
發行所	遠景	出版	社
	台北市光復南路260巷51-2號		
	電話：7 1 1 - 7 8 7 1		
香港總代理	半島書樓		
印刷所	香港九龍長樂街一號		
	其宗印		
	台北市環河南路		
特價	新台幣50元		
初版	中華民國66年		
六版	中華民國66年4月10日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0105號
(本書如有缺頁或裝訂錯誤，請寄回調換)

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細雨 • 白雲 • 綠楊

• 桂文亞 •

—— 陳之藩先生訪問記

細雨在飄，寒風在吹，臺北市街頭灰暗而冷。車子疾馳着，兩旁的列高樓在灰霧中閃現，隨即飛掠而逝。

晨間十時，大廈內靜悄無聲。電梯一樓一樓的徐徐上昇。出了電梯，迎面是一條鋪着綠色地毯的長廊，兩旁房門緊閉。靠右手邊，喔，這是陳之藩先生的臺北寓所。

陳先生是旅美電工學家，却以「在春風裏」、「劍河倒影」和「旅美小簡」三本散文集享有文名。雖然他每年都回國，但知道他回國的人並不

多。這次回來，偶然的在臺中作了一場演講，講稿整理後公開發表時，立即引得關心的讀者們紛紛探詢：什麼時候能够再讀到陳先生那一筆典雅脫俗的散文？

陳先生的回答却是輕描淡寫：「生活沒有什麼變化啊！儘是教書。我好像總是換一箇新地方時才寫點東西，地方不改，就寫不出來。」

「現在還有人提這些舊作，實在超過我的期望了。當時寫是很偶然，只是沒敢馬虎而已，不敢馬虎是一種習慣——也許不是什麼好習慣，不馬虎，就寫得少嘛。」

陳先生在國外前後作了十八年教授，單是目前任教的休士頓大學，也有十年之久了。二十年教書生涯，有些什麼樂趣？

「教書嗎，」陳先生笑着說：「等於演戲，也許比演戲還要吃力些。因為，不但要演；而且還要編呀！演戲時台下如潮的掌聲，當然是一種樂趣；可是曲終人散後的寂寞也是必付的代價！」

人多陌生的場合裏，陳先生給人的印象總是沉默的，不過，沉默歸沉默，却很仔細的聽着大夥說話，微微傾着頭，笑起來透着幾分憨厚。

單獨與陳先生閒聊，一旦能進入情況，調子就輕快多了。在書桌旁，陳先生一手握筆，一手不時放在腦後，沉思。

「我學的這行，乍看和文學毫不相干；可也不盡然。所以，你要是問：讓我再回到十八歲，究竟要學文學呢？還是科學，我恐怕還是學科學，我從不覺得自己學錯了行，真是不覺得。」

陳先生認為，一個人的生活裏多少要有些嗜好，文學，就算是他生活裏的嗜好罷！有一次在「瞬間反應」的課堂上，竟然講了一堂王國維的詞：「已落芙蓉並葉凋，半枯蕭艾過牆高，日斜孤館易魂消。坐覺清秋歸蕩蕩，眼看白日去昭昭，人間爭度漸長宵。」

「學生們在開始時總是莫名其妙，不知道哪裏來的話。可是過一下，就想通啦。」陳先生笑得開心：「外國學生特別歡迎這種教法，他們很少聽到這樣的講法。起初完全不懂或者毫不相干，但講到最後就扣到本題上來了。科學上的模擬法就是文學上的比興。文學上的烘雲托月就是哲學上的負的方法。」

豐富的聯想力是陳先生很引為自豪的。和他談話，也常會遇到東一句

西一句，參禪式的跳躍。當然悟出來時，也有參禪中的喜悅了。

陳先生說，他對中國傳統文學的認識是父親逼出來的：他還記得「討武氏檄」、「過秦論」、「哀江南賦」……老是逼着背。

「父親管得太嚴了，不論喜不喜歡，都要背。而我喜歡的，纔背得過來，不喜歡的，硬是背不過來。」

陳先生強調：中國人的背書方法不能小看它，年紀愈小愈容易訓練，大了反而不容易了。他從小作文就通暢，也許與背書有關係罷。

國文基礎好，又有興趣，怎麼會選擇科學呢？「說來很有意思，不過要從頭說起。」陳先生的興致來了。

「十二歲那年，父親從鄉下帶着我到北平考中學，那時還弄不清什麼是算術。鄉下的學校功課只分兩種：一種是洋功課，算術、音樂、體育屬之；一種是土功課，國文、歷史、常識等屬之。教洋功課的老師是很差的。我的算術老師同時要教音樂與體育，有人問校長，爲什麼是這種排課法。理由如下：因爲算術要用「1、2、3、4、5、6、7、8、9、10」，音樂要用「1、2、3、4、5、6、7」，體育要用「1、2、

3、4」你就知道我的算術程度、音樂修養與體育訓練了。到了北平，投考中學。算術題目出的是『鷄兔同籠』，我心想，算術不就是阿拉伯數字的加減乘除嗎？怎麼搞出這一大堆中國字呀？於是我就把算術題當成了國文題。想想，就寫了一篇『鷄兔同籠論』，回家後表哥纔告訴我「這是數學題，不是國文，作起文來怎麼成！」

說到這裏，哈哈！兩人相顧大笑。

「初中畢業以後，數學已經很不錯了，不過，我還是喜歡國文不太喜歡數學，可是數學老師喜歡我。總是誇我。說陳之藩不僅國文好，數學也好。他一誇我，就不好意思不做題呀！」

高中時期，正值抗戰中途，畢業後陳先生瞞着家人，和幾個同學結伴從北平奔向大後方，抗戰。

十七、八歲的年輕人，携着簡單行囊，徒步從商邱走到界首再由界首折向洛陽，一直到西安。當時政府在西安招收戰地青年，陳先生和同學便加入軍隊到了鳳翔。大約半年，看看時局沒什麼大變動，便赴西安考大學。教育當局當時有一箇規定，學理工的給公費，文法科則很少。「不給公

費不能活嘛，就這麼選擇了工程」。

他用鉛筆在紙上畫圓圈：「我還記得那時考幾何沒有圓規，就拿着一箇大銅幣作出來的，結果考上了西北工學院。」就是抗戰以後的北洋大學。

「旅美小簡」收集了陳先生民國四十四年在費城所寫的二十三篇小品，其中有一篇「科學家的苦悶」。具有科學家、文學家雙重氣質的陳先生，在這兩方面是否分別遭遇到什麼苦悶？

「那篇文章主要是說愛因斯坦是對他自已所發生的影響產生苦悶。他害怕自己的工作對這箇世界影響太大了，沒法控制，也控制不了。當然，現在有這種覺悟的人越來越多了。像研究生物科學、生物工程的人，隨便就把人性給改了，這多可驚，又多可怕！」

「至於文學家嘛，」陳先生笑了：「我自然也不是。但我想對文學家們而論『沒得可寫的』恐怕是一種苦悶。寫作變成一種職業以後，整天找材料又有什麼意思。材料要去找，就有了勉强的意味，事情一勉強就沒有意思了。」

陳先生是主張「文以言志」的，對「文以載道」不以爲然。他借用周作人的解釋：「『言志』，就是載自己之道；『載道』，就是言他人之志。」他人之志，何勞我代言？

他哈哈一笑：「你看我的文章，沒有一篇是替別人說話的。寫科學文章，也是有創見才寫。寫文章沒有自己就沒有意思了。」

他喝了一口茶，繼續說：「別人已經說過的話，你還說什麼呢？既然是自己說嘛，就得表現得美一點；文章裏沒有自己，根本是報告嘛！見解也就談不到了。」

讀者們都懷念陳先生的散文，似乎也很想知道他是否因爲多年來思想、心境和環境的蛻變，已經產生「情懷不復」的感覺了。

「很可能。」陳先生沉吟半晌：「我很相信創作的年齡在十八歲至廿五歲之間。這是美國一種統計。三十歲以後沒有好作品，就不容易再有了。」

陳先生說，他是三十歲以後纔寫得多一些，已經很晚了。譬如「旅美小簡」，是剛到美國，想臺灣，又忙，又無聊，又沒有朋

友的情況下動筆的。寫完以後，大家都愛看，他說，這如戲臺底下的叫好聲對演員是很重要的。在叫好聲中纔一篇接連一篇在「自由中國」月刊發表，「自由中國」停刊了，也就不寫，算是很偶然。

陳先生接着強調：「好多作家最具創作性的作品都是在年輕時期完成的，以後就沒有什麼了。尤其是寫詩，更是年輕人的事，那些浪漫詩人，是我所喜歡的，幾乎沒有一箇不是年輕的。」

他最愛托馬斯吳爾夫的小說。看吳爾夫的小說有聽音樂般的舒服；所以別人翻譯不了他的小說，也不希望有人亂翻。

說到翻譯作品，他忽然想起來了：「其實，我還未去美時，翻譯過不少詩，也寫過些散文，很多人不知道而已。」

是用筆名？

他笑一笑，點頭。

能不能稍作透露，當年在哪家報紙或雜誌發表的？

「不提也好。主要我也不很滿意那時期的作品。所謂悔其少作。」

陳先生雖然想竭力轉移話題，却不能忘情於當年的作品。

• 楊綠 • 雲白 • 雨細 •

民國三十七年，他剛到臺灣，在高雄碱廠工作，後因為碱廠由減產而關門，他不得不轉到國立編譯館工作，在這一段時期，翻譯了些雪萊啦，華茲華斯的詩。他至今還記得好多。

陳先生說，他最得意的一首是翻譯華茲華斯的「兩箇四月的早晨」，詩中描寫一位老者三十年前看見的一片雲和三十年後看同樣的一片雲時的心境：

天邊的一朵白雲，

鑲着一線紫色的條紋，

它喚醒我沉睡的記憶，

這記憶已沉睡了三十年光陰。

三十年前

雲影也是掠過這樣的麥田，

雲形也是這樣舒卷，

• 天的藍蔚 •

雲色也是這樣新鮮，
也是這樣四月的日子，
也是這樣蔚藍的天。

「暖，那時候，譯得可真得意。」陳先生愈想愈高興，隨口又背出華茲華斯和朋友在湖邊散步的情境：

聽溪水琤琮
看溪水漪漣
我們竟日遨遊
出了林叢
穿入山巒。

接著，他的詩匣忽然全打開了，不禁清清楚楚的吟詠起來。
陳先生的國語那麼標準，吟詠時字句間抑揚頓挫，聲音有時婉轉，有

• 楊綠 • 雲白 • 雨細 •

時鏗鏘。

這是他翻譯的雪萊的小夜曲：

我從夢見你的夢裏醒來，

在一沁涼如水的晚上。

地面拂過微風，

天際閃著星光。

我從夢見你的夢裏醒來，

一個幽靈出現在我腳旁，

他領著我，如何領我誰知道呢？

走近你屋前小窗。

溫柔的風，沉醉在幽黯的溪邊

花木的芬芳如夢裏的思緒，

飄然遠逝，如一縷輕烟。

• 天的藍蔚 •

夜鶯未唱竟牠傷心的歌曲
卽溺於哀怨的狂瀾
我未說完對你的愛慕
而死在你的胸前

我如死，如癡，如狂
把我的熱吻化為雨珠
打在你的眼簾，你的唇上
我的雙頰蒼白而冰冷
我的心跳急劇而昂揚
再禁不住外來的風雨
這快坍塌的心房。

「我自覺譯得很得意，可是不太信實，一高興，乾脆自己作起來了，原文也不看了。後幾句的文責由譯者負之，與雪萊不太相干了。」

陳先生說，他特別喜愛唸詩。在中國的近代詩人中最欣賞馮至與何其芳早期的詩。像何其芳的句子：

「上帝既然創造了夜令人安息，就不該再創造令人無眠的月光。」

這句詩，「不是普通的好，而是好得讓人眼前一亮，好得讓人忘不了。」

「陳先生，你自己也做詩罷！好像純文學月刊裏有一首嗎？」

「是的，我還記得清清楚楚。」

我送你一枝筆，

是用柳枝做成。

把它放在你的桌上，

桌，那樣明淨。

筆旁是一瓶澄藍的墨水，

瓶旁是一盞綠色的燈。

• 天的藍蔚 •

這枝筆啊，
用它在天上點滿星星，
在湖中塗上雲影，
在綠楊搖曳的春天
畫上一隻癡心的燕子，
在你美麗的年華中
描上夢。
最後不要忘了啊，
展開銀色的小簡
寫上友情。

他說，其中最好的兩句是

「在綠楊搖曳的春天